

11月的一个早上,我来到了长春最大的早市永兴农贸市场,它地处老城区,分东西两侧,经营总面积近1.7万平方米,经营业户千余家。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卖大酱的大哥。

长春的早市

王丽萍

一眼,一看我南方人的样子,忍不住言传身教起来:你啊,买回去以后,想生吃就直接拿菜蘸酱,想熟吃就把它做成鸡蛋酱,完了做菜的时候一起炖也成。我问大姐:你买四桶酱回家搁哪儿啊?大姐说我搁外头啊,这可得吃一大冬天。我茫然地看着他们说,上海现在外头还有十几度,大哥大姐同情地看着我,同时道:那还叫冬天?



情景剧

大姐气壮山河:买三桶!我有点惊讶,这得吃多久啊。大哥接招:买四桶得了!一百块钱4桶!大姐掷地有声:好嘞!

说时迟那时快,大哥大勺大勺地往桶里盛酱,大姐继续唠嗑:这酱就是盐和豆子吧?大哥掏心掏肺语重心长:就是豆子跟盐和水,其他啥都没搁!边上的伙计赶紧接过话茬:没有添加剂,没有防腐剂!大姐哦哦地点头,然后感伤起来,回忆绵绵往事:我为啥要吃你家的酱?因为你家的酱啊跟我家的是一个味,我家老太太以前做的,可惜老太太已经不在的……

这就是吃情怀了,惹得一边看“戏”的我也忍不住要买。大姐、大哥瞥我

我买下了7元一瓶的酱,快递寄回家又花了十几元钱,可买得很开心,被陌生的大哥大姐一五一十地言传身教,心里更加热乎乎,逛早市的脚步也格外舒朗轻快。走过一些摊位,价格实在令人叹为观止,也忍不住记了下来:延边朝鲜族手工泡菜6元一袋、冻带鱼4斤20元、大碴子粥3元一碗、东北大花背心45块一件、五仁月饼一元一个、当地油豆2元5一斤、新小米4元一斤、小西红柿2元一斤、辣椒5斤10元,周边还有卖“锅包肉”的,15元一份。

此时此刻,一阵脆生生的吆喝传了过来,拐角处,一个卖卤菜的摊位上,一男一女正抑扬顿挫地叫喊着:好吃不贵啊经济实惠啊!话音刚落,浓香阵阵,让人驻足停留。只见热气腾腾的猪蹄、猪头肉被轰轰烈烈地摆在大盆里,老板扯着嗓子呼天抢地:我卖急眼了!然后举着一只大肘子伸过来:18啦18啦!18一斤的大肘子,18一朵花啦!细看那肘子,皮光润亮,煮卤的时

间一定恰到好处,香浓阵阵,令人垂涎欲滴。如果再来一杯小酒,啃一口肘子,那个酣畅淋漓的劲儿啊,就是火辣辣暖洋洋的好日子喽。

说起了酒,这不正来了。广场上,只见一辆大车上墩立着至少6个大酒罐,酒罐有半人多高,酒罐上的标记一目了然:红高粱三年陈酿10元,高粱窖王30元。“自己酿自己卖,买10斤赠5斤”。看看吧,气氛都到这个份上了,再不吃点啥真是白来一趟。我买了10块钱的大饼,结果老板递过来10块钱有8个大饼,还分了两袋装!东北人真是实在啊。

不知不觉已是中午时间,有些摊头开始撤了,这里早晨五六点钟营业,直到中午。那家卖延边泡菜的摊主告诉我,他家东西好,一般一小时卖完就收摊了,来的多半是附近居民。一边的地摊上摆着旧杂志,有2003年的《青年文摘》和2004年的《上海文学》。我蹲下来翻,老板说:喜欢?送你了。离开早市的时候,一

那盏灯火

许家福

总有那么一瞬间
回眸一望
西厢房那盏灯火
透出温暖光芒
依然亮闪闪
别离那么久远
乡思故梦
熟悉了的身影哦
仿佛就在眼前
似真似幻似影……

个穿着一身大花袄、头戴绿色头巾的姑娘站在凳子上,挥舞着二人转手帕,她笑容美声声音漂亮:来来,这边瞅瞅这边瞅瞅!嘎嘎香的大瓜子先尝尝后买哟,不香不要钱哟……

回到上海以后,我很快收到了长春快递过来的“东北农家酱”,我按照卖酱大哥说的,分装在不同的玻璃罐里,放入冰箱。晚上,我倒出一点点在碗里,用黄瓜蘸着酱,味道浓烈且十分奇特;再拿出早市里买的那个火烧饼,烤软乎了掰着吃……嗯,嘎嘎那个香啊。

长春早市给我留下了绵长的回味。早市是细碎生活的点滴,也是一个城市活力的体现。我喜欢这样面对面的热情,喜欢这些掷地有声的吆喝,更喜欢平凡质朴的人们身上那乐观潇洒的劲儿……小小日子,烟火人间。



百尺朱楼临大道。楼外轻雷,不间昏和晓。独倚阑干人窈窕,闲中数尽行人小。

一霎车尘生树杪。陌上楼头,都向尘中老。薄晚西风吹雨到,明朝又是伤流潦。

——王国维《蝶恋花》

这首词不仅仅是传统的思妇怀远主题,它里面有着一对对反人性的思考,对终极价值的思考。“百尺”是形容楼势之高绝,“朱楼”是形容楼状之华美。“百尺朱楼”如果可以看作我们的理想的话,那“大道”就是现实生活,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王国维用了一个“临”字,写得很妙。

“百尺朱楼临大道”,理想与现实之间是接近的,是靠近的,但理想又是高于现实的。现实是什么呢?在大道之上,“楼外轻雷,不间昏和晓”。“楼外轻雷”,因为临着通衢大道,所以楼外自然是人来人往,车马喧嚣,而且这种喧嚣“不间昏和晓”,是一直持续的,没有停止的。大家都很奔波,都很劳苦,永远没有停住脚步的理由和时间,这就是理想的美好与现实的无奈。

但是,有这样一个女子,她“独倚阑干人窈窕”,首先我们要注意这个“独”字,人们常常说,耐得住大孤独,大寂寞者成大事业、大学问。一个人只有在孤独的时候,才能够完全地成为你自己,这个“独”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位高楼之上的女子因为有思考,因为有所反省,所以她“独倚阑干人窈窕”,她是孤独的。“窈窕”我们要注意,它不是指一个女子美好的外形、苗条的身材,《诗经》开篇说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,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,这个“窈窕”是什么?窈窕是说一个人有着深邃的思想、丰富的情感。“窈窕”是

1934年10月的一个早晨,七位上海青年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起初有人提议,去看电影吧。可老看电影有什么意思,城市的煤烟味已令人生厌。他们商量了一下,决定去宝山县城游玩。

青年在静安寺坐上电车,到虹口公园,再步行来到淞沪铁路天通庵站。当年的火车只有两节车厢,可以坐一百多人。经江湾、吴淞,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,火车抵达终点站炮台湾。他们在车站附近的饭店吃过早餐,各自租一辆自行车,开始了宝山之旅。

我细看这些老照片:青年身穿休闲西装,头势清爽,或站立、或跨骑租来的自行车。看不清他们的表情,但能感觉到那份神采——huiyu自信洒脱,英气逼人。在他们身后,是炮台湾车站,是吴淞水产学校,是气派的中国公园,以及百年前的宝山旧县城。隔着漫长的岁月,照片有些漫漶不清,像无声的霜雪。

这是吉慧兄《江畔弦歌——宝山往事集》中的一章。吉慧兄便是宝山子弟。数年前,我们几个朋友,应吉慧兄邀请,也如那七个青年一般,相约去了趟宝山。我们逛临江公园,瞻仰淞沪抗战纪念馆,顶着寒风远眺长江。当晚,吉慧兄寻了家老饭店,安排大家品尝地道的红烧鲥鱼。老板一口宝山方言,说是第几代人。酒酣耳热,窗外夜色沉沉,隐隐

波涛声,不知沧桑几度。这本书里,有许多宝山往事钩沉:胡适求学中国公学,多年后回国,归母校开讲“中国文化史”;马相伯在吴淞要塞旁觅得一处行辕旧址,创办复旦公学;沈从文与九妹沈岳萌携手漫步校园,被误认为情侣……更多的,是普通人的剪影:吴淞镇上的馄饨西施与汤圆西施;认识每一位同学的门卫老蔡;养蟋蟀的“毛头”叔叔;定期去“海燕照相馆”合影的兄妹四人……同济大学(宝山旧校址)门口有两家小饭馆,供应学生爱吃的榨菜肉丝面,冬天则有烧青鱼段。校内另有一家广东饭店,出名的是两角钱的炸猪排。学生在饭馆包饭,每月花费五到八元大洋,丰俭由人。若亲眷来探望,加一只蹄膀或大黄酒,只需五毛钱。炉火熊熊,蒸汽腾腾,厨师傅敲着锅铲,伙计大声招呼。种种细微之处,在吉慧兄笔下,如此鲜活动人。

书中收录许多老照片、旧刊物、明信片、手稿、书画、题词、发票、毕业证书……大多来自吉慧兄个人收藏,包括此前七位青年的相片。这个宝山长大的男孩,对故人故土怀着深切的眷恋。时常从积蓄中挤出预算,换来钟爱的老物件,欢天喜地捧回家。于是这本书,有了重量和温度,成为一道回望的目光。所及之处,时间逆行,轻抚旧日街巷、城门、校舍……

六字头,“穴”是山洞,是深邃,跟亩条没有关系。所以“独倚阑干人窈窕”是说有一位智慧的女子孤独地倚靠在高楼之上的栏杆边,她在做什么呢? “闲中数尽行人小”,居高临下而有一种跳脱尘网的智慧,是古今中外反复书写的主题。这其实也是作者王国维本人的一种象征。王国维有着一种智者的思考,对人生对生命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。但是,他始终关注着人间,王国维的词集叫《人间词》,他的词话叫《人间词话》,尽管他有着智者脱俗出尘的一面,但他始终无法忘却放下的恰恰是人间。这个“闲”字也值得

细细品味,为什么?这个“闲”跟“不间昏和晓”的“轻雷”恰恰形成了一种对举的张力。在现实生活中,往往有人忙忙碌碌、奔波劳苦,但也有些人好像非常的飘逸,非常的出尘,他们好像非常悠闲,这是两种人生态度。第二种人生态度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上,对于人生、对于生命有着一种体认,有着一种智慧的高度。“闲”是对超出局外的这样一种身份的观照。这是开篇的视角,就是聚焦在高楼之上的一个独倚栏杆的女子。但是下阙视角突然间转变了,“一霎车尘生树杪”。“一霎”是一刹那,非常短暂的“车尘”,是说车马行驶过去,土地上会扬起风尘。“生树杪”,突然之间来了一阵车队,扬起的这种风尘就到了树梢之上。“陌上楼头,都向尘中老。”我们看这个时候,视角已从站在高楼上俯视路上众人的女子,切换成了另外一个更加高高在上的视角,他不仅俯瞰着道上的行人,甚至连高楼之上,所以是“陌上楼头,都

向尘中老”。“陌上楼头”,陌上高楼,富贵贫贱,都不过是雨后“流潦”。这依然是高楼之上的有理想、有智慧的人,但是无论世俗所谓的智、贤、愚、拙,又有什么分别?他们在“车尘生树杪”的转瞬之间,“都向尘中老”。“陌上楼头,都向尘中老”是整首词最悲哀的两句。“陌上楼头”之辽阔广泛,“尘中”之痛苦与“老”之悲哀!智者也好,凡人也罢,最后的结局都是相同的,都跳脱不了“尘中老”的结局。正如莎士比亚《十四行诗》中所言“一切少男少女皆将如烟灰者同归于灰烬”。红尘琐事之无奈,日渐衰老的悲哀,都是我们无法抗拒和无法改变的。这两句是王国维敏锐地自我反省,更是自古至今所有那些善于观察人生却无力把握命运的智者的悲哀。

“薄晚西风吹雨到,明朝又是伤流潦。”清晨到黄昏,“轻雷”终于带来了风雨。如同雨到尘消,朱颜亦随岁月消退。末句的“伤”字意有何指呢?……

波涛声,不知沧桑几度。

这本书里,有许多宝山往事钩沉:胡适求学中国公学,多年后回国,归母校开讲“中国文化史”;马相伯在吴淞要塞旁觅得一处行辕旧址,创办复旦公学;沈从文与九妹沈岳萌携手漫步校园,被误认为情侣……更多的,是普通人的剪影:吴淞镇上的馄饨西施与汤圆西施;认识每一位同学的门卫老蔡;养蟋蟀的“毛头”叔叔;定期去“海燕照相馆”合影的兄妹四人……同济大学(宝山旧校址)门口有两家小饭馆,供应学生爱吃的榨菜肉丝面,冬天则有烧青鱼段。校内另有一家广东饭店,出名的是两角钱的炸猪排。学生在饭馆包饭,每月花费五到八元大洋,丰俭由人。若亲眷来探望,加一只蹄膀或大黄酒,只需五毛钱。炉火熊熊,蒸汽腾腾,厨师傅敲着锅铲,伙计大声招呼。种种细微之处,在吉慧兄笔下,如此鲜活动人。

九十年前的一次旅行

——读吉慧《江畔弦歌——宝山往事集》

路明

我早就知道霞洞有个番薯林公庙。这是清道光五年刊《电白县志》告诉我的。但一直不知道,为什么番薯林公庙建在霞洞?来到这里才知道,这是林怀兰医生外婆家。林先生从小在这里长大。

这是明朝的事了,林医生到了交趾(越南),他治好了关将的病,还治好了国王之女的病。相传番薯出交趾,严禁外传,传入中国者死罪。而林怀兰冒死也要把

它带回中国。他把半截生番薯藏在身中,过关时还是让关将发现了。林怀兰已命悬一线,关将正艰难选择。放他外逃,关将必死;但面对恩人,又怎能恩将仇报?于是关将送林怀兰过关,自己却投水自尽了。林怀兰把生番薯带回外婆家。霞洞成了中国第一片种植番薯的地方。后来,霞洞就有了番薯林公庙。再后来,番薯庙又被光阴淹没了。

现在,林怀兰外婆家叫作外坡村,重新竖起了林怀兰的塑像。这位把番薯带人中国的第一人,傲然屹立在天地之间。望着这位“番薯公”的身影,我不禁想起番薯在中国救苦救难的历史。几百年来,正是它,不知救了饥寒交迫中多少中国人的性命?

我高兴地看到,新的番薯林公庙正在重建,一座番薯主题公园将会出现。是呀,历史不应忘记,也不会忘记。舍生忘死为国为民的英雄,不仅永记在我们心中,也要——作为实物,呈现在我们眼中。

向尘中老”。“陌上楼头”,陌上高楼,富贵贫贱,都不过是雨后“流潦”。这依然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超越于高楼之上的视角。“薄晚”就是慢慢地天黑了,“西风吹雨到”又把我们拉进了现实之中,因为这样突如其来的一阵风雨,寓示着变化无常而又难以预测的命运,“明朝又是伤流潦”,“又”意谓循环往复,前辙无不重蹈;“流潦”就是雨过之后地上的水,它们非常污浊,路也会变得不好走,这一双声词的结束,也给人一种仓皇促节之感。这其实是一种生活常态,是人们时时都要面对的问题。以景语作结,用明天天气会比今天更坏,来烘托离人愁上加愁的愁情。

王国维词数量虽不过百余阙,然旧瓶装新酒,用旧体诗词的体制、旧的意象,表达得出新情、新哲思:人世扰攘,尘寰乐土难寻;众生芸芸,终伴劳苦忧患。这里面有时间之无情、命运之无定,更体现了社会转轨之际知识分子之落寞与悲哀、苦闷与孤寂。

“薄晚西风吹雨到,明朝又是伤流潦。”清晨到黄昏,“轻雷”终于带来了风雨。如同雨到尘消,朱颜亦随岁月消退。末句的“伤”字意有何指呢?……

天地之间有一座番薯林公像
蔡旭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提起印尼大家肯定就想到巴厘岛,可印尼不只有巴厘岛,它是由一万七千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,美丽奇特的风景以及特有的生物数不胜数,今天就来跟大家讲讲一个神秘的小岛松巴岛。

当我第一次飞到松巴岛,刚下飞机就愣住了,机场没有出租车,也没有租车公司,有的只是摩的。打电话去酒店,酒店也没有车,机场工作人员找了半天还是没有车,最后还是位摩的司机给我找来一台车把我送到酒店,下车前和司机定好了第二天的行程。

转天一早司机就来接我,带着我参观了解了当地的民族文化特色,日落前来到了这次登岛的目的地——海上树。然而看到的却与我心中所想的完全不同,只见波澜壮阔的大海中只有树冠露出海面,这如何拍摄?四处寻找发现几位来自西班牙的摄影师,和他们聊天中得知海水正在退潮,于是耐心等待。一个多小时过去太阳已靠近海平面,海里的树干也露出一大半,可海面还是那么广阔,海岸线没有后退半分,心中十分焦急,不敢贸然下海。此时一位身形矮小的当地老妇卷起裤腿抄起渔网,一个人镇定地走进大海直往深处走去,一直到快看不见的时候她才停下。这让我们这些外国来的摄影师大为惊叹,同时也无比喜悦,于是大家纷纷跟着走入海中,迫不及待拍摄起这在海上婆娑起舞的婀娜树影。

摄影

七夕会